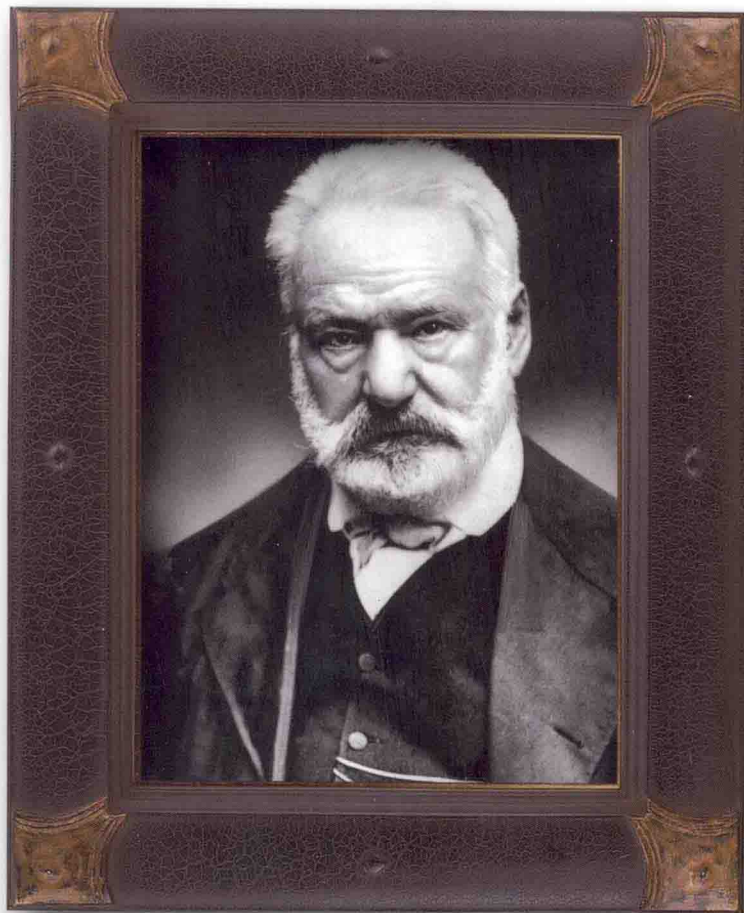




雨果回忆录

敢于冲撞命运才是天才

【法】维克多·雨果 / 著 高岩 /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雨果回忆录：敢于冲撞命运才是天才

[法] 维克多·雨果 / 著 高岩 / 译

The Memoirs of Victor Hugo:
Who dares to challenge his
destiny is a geniu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果回忆录:敢于冲撞命运才是天才/(法)雨果(Hugo,V.)
著;高岩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人物馆)
ISBN 978-7-5392-7250-4

I. ①雨… II. ①雨… ②高… III. ①雨果, V.
(1802 ~ 1885) —回忆录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347号

雨果回忆录:敢于冲撞命运才是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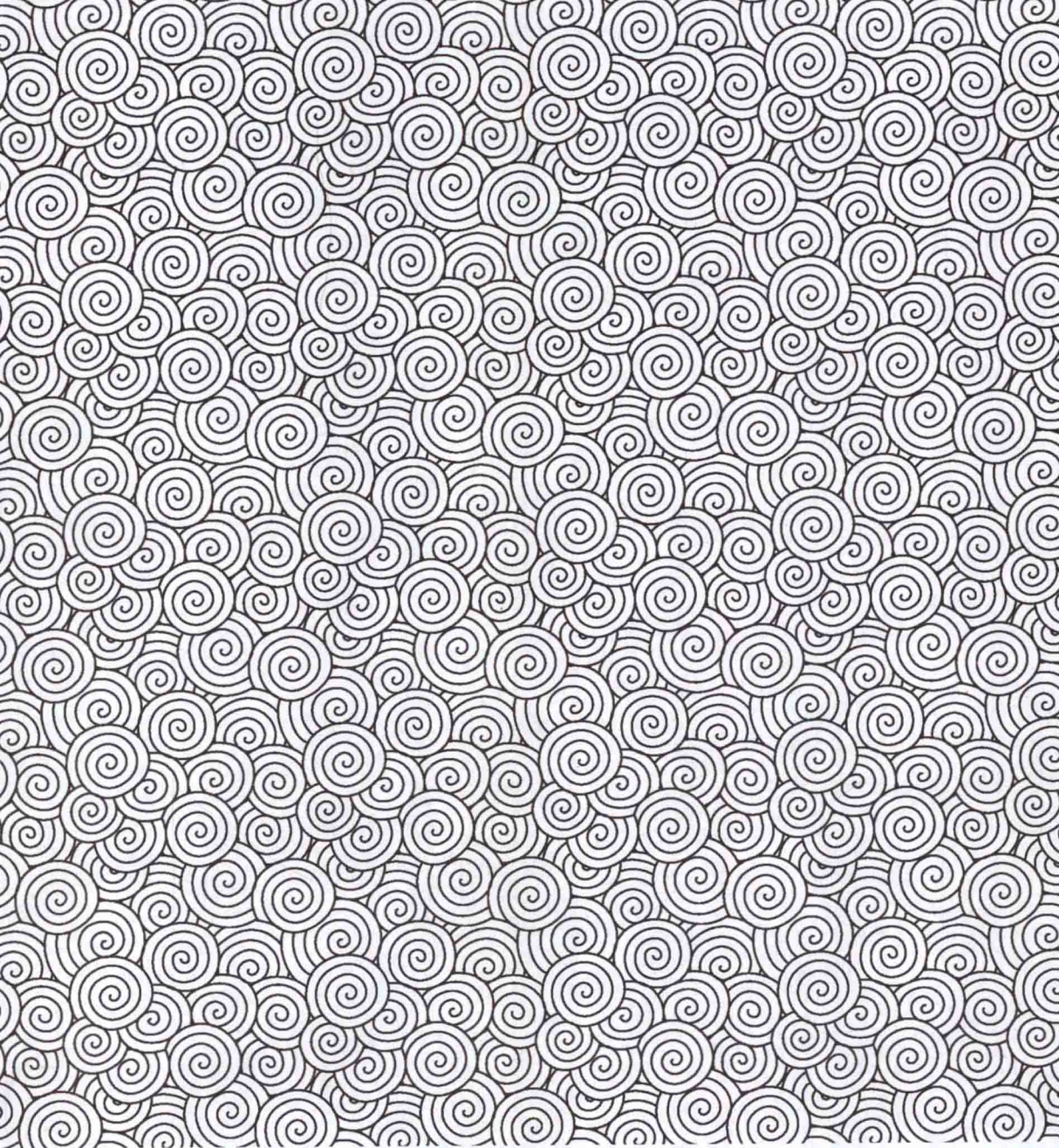
YUGUOHUIYILU: GANYUCHONGZHUANG MINGYUN CAISHI TIANCAI

作者:【法】维克多·雨果
译者:高岩

出品人:傅伟中
策划:周建森
组稿编辑:万哲
责任编辑:万哲
特约编辑:杨文建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5
字数:265千字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7250-4
定价:35.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38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了如指掌 | 探寻知识与思维的乐趣……





目录

////////////////////
////////////////////
////////////////////
////////////////////
////////////////////
////////////////////
////////////////////
////////////////////

前言 / 1

兰斯，1823—1838 / 5

见闻录 / 19

壹 处死路易十六 / 21

贰 1815年拿破仑重返巴黎城 / 25

现实的幻象 / 27

壹 陋舍 / 29

贰 洗劫，圣多明各的叛乱 / 33

叁 梦 / 37

肆 带纹章的嵌板 / 39

伍 雏菊 / 41

剧院 / 43

若阿尼 / 45

马尔斯小姐 / 47

费德里科·勒梅特 / 48

喜歌剧院 / 50

乔治小姐 / 52

活人画 / 54

法兰西学院 / 57

图囿中的爱 / 67

壹 / 69

贰 / 73

叁 / 77

肆 / 79

伍 / 81

杜伊勒里宫, 1844—1848 / 85

壹 国王(路易—菲利普) / 87

贰 奥尔良公爵夫人 / 101

叁 亲王们 / 104

贵族院 / 111

1848年革命 / 121

壹 二月的那几天 / 123

贰 驱逐与逃亡 / 148

叁 流亡中的路易—菲利普 / 151

肆 热罗姆国王 / 154

伍 六月的那些日子 / 157

陆 夏多布里昂 / 163

柒 六月那些天国民议会的辩论 / 167

1849年 / 173

壹 冬日花园 / 175

贰 杀害布雷亚将军的凶手 / 177

叁 安托南·穆瓦纳的自杀 / 181

肆 参观旧贵族院 / 183

国民议会速写 / 187

奥迪隆·巴罗 / 189

梯也尔先生 / 190

杜弗尔 / 191

尚加尼耶 / 193

拉格朗热 / 194

蒲鲁东 / 195

布朗基 / 197

拉马丁 / 199

布莱·德·拉·默尔特 / 201

迪潘 / 202

路易·波拿巴 / 203

壹 首次登场 / 205

贰 登上总统宝座 / 208

叁 第一次官方晚宴 / 211

肆 第一个月 / 218

伍 摸索前进 / 220

巴黎之围 / 223

日记摘抄 / 225

波尔多的国民议会 / 257

日记摘抄 / 259

前言

这部回忆录具有双重特点，它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个人性。维克多·雨果的生活经历与十九世纪整个时代的生活面貌联系在了一起。当我们跟随着历史事件的发展前进时，我们也了解了这些事件留在这个非凡的讲述者头脑中的印象；在他展现给我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中，他本人肯定不是那个最不让人感兴趣的。就像在伦勃朗的肖像画中总会出现两个形象——模特和画家本人。

这本书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记下的日记，也不是前后连贯的自传。它像又不像，或者可以这么说，它比日记或自传都要略胜一筹。它是信手写下的编年史，里面只有引人注目的事情或事件，而没有冗长乏味的细节。维克多·雨果漫长跌宕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文学和政治、宫廷和民间、议会和剧院，辛劳、战斗、失望、流放和成功。因此我们也得到了一系列琳琅满目的画作。

就让我们先参观一下这个画廊吧。

开卷第一篇的故事发生在1825年查理十世在兰斯举行的加冕礼期间，作者用随笔

漫谈的形式描述了复辟王朝时期的礼节和风俗。这场加冕礼的盛大辉煌因组织者鄙俗的品位而显得黯淡无光。这些“俊才”亲手敲掉了兰斯大教堂门面上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刻作品，而且还用硬纸板做的哥特式饰物“美化”了这座朴素无华的教堂。那个时代就像作者本人一样还很幼稚，而且在一些事情上，两者都显得十分无知。即使是最有学问的文人当时也对那些经典文学闻所未闻，夏尔·诺迪耶从未读过《西班牙谣曲》，而维克多·雨果对莎士比亚同样也是闻所未闻，至少是知之甚少。

在文学生涯的起步阶段，维克多·雨果主要是一位诗人。他完全属于自己的创造性想象和文学作品。这就是剧场，就是他的《熙德》和演出风波不断的《艾那尼》；就是他那一帮演员：玛尔斯小姐、乔治小姐，以及被称为法国的基恩，（埃德蒙德·基恩〔Edmund Kean，1787年—1833年〕，英国人，被誉为他所处时代最伟大的演员。）但更有天赋的费德里科·勒梅特；就是宗派林立的法兰西学术院。

这个时期，维克多·雨果急切地却并非徒劳地询问一位曾目睹路易十六被处

死的路人和一位曾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时担任扈从的军官。

接着，在《现实的幻象》中，这位大师用自己最完美的风格给用哈姆雷特所谓的“心灵之眼”看到的事物画了几张速写。其中，《陋舍》非常引人注目。这篇速写跟爱伦·坡的作品风格相似，尽管创作的时间远远早于爱伦·坡的作品被介绍到法国的时间。

在《圉囿中的爱》中，维克多·雨果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这比政治问题更能引起他的兴趣。然而，当他走进贵族院时，他也走进了公众生活。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成了杜伊勒里宫的常客之一。路易-菲利普喜欢向别人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希望得到这位重要的听众的陪伴和重视，并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腹。作者友善而忠实地描绘了既自负又温和，对智慧还有点儿迷恋的国王、庄重而温柔的奥尔良公爵夫人（这里的奥尔良公爵夫人是指路易-菲利普长子费迪南·菲利普之妻）、欢闹却和蔼的王子们——整个宫廷显得那么平凡无奇。

然而，地平线上乌云翻滚，从1846年开始，法兰西的新贵们就已经注意到了王权的大厦正逐渐倾颓。1848年革命爆

发了。没有哪篇记录比这篇更令人惊心动魄，二月那三天里发生的事情被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记下来。维克多·雨果不仅是这部宏大戏剧的观众，也是剧中人。他走上街头，向群众发表演讲，设法劝阻他们。他相信——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建立共和国的时机还未成熟。在巴士底广场，面对着圣安托万郊区来的革命群众，他勇敢地宣布了摄政的消息。

四个月后，贫困激发了可怕的六月起义，共和国也在起义中受到了重创。

1848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空气在燃烧，到处是暴力的群众和悲剧性的事件。巷战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民议会中激烈的争吵。维克多·雨果参加了这场混战。我们和他一道目睹了这一幕。他给我们指出谁是主角。他在国民议会上写下的“速写”用最容易接受的术语说应该是“写生”。二十行足够了。奥迪隆·巴罗和尚加尼耶，蒲鲁东和布朗基，拉马丁和“梯也尔先生”，来了，走了，讲了话，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真实人物。

在路易·波拿巴到达巴黎并成为共和国总统这一时期，众多人物中最奇怪的

就是他本人了。他生涩幼稚、矫揉造作，显得有点儿可笑，共和派不信任他，保王派也嘲笑他。没有什么比爱丽舍宫的就职晚宴更具有暗示性和刺激性了，维克多·雨果在晚宴受邀嘉宾之列，这是这位《小拿破仑》的作者与这位即将流放他二十年的未来的皇帝之间第一次彬彬有礼的相遇。

另一方面，在波尔多议会期间的日记却充满了痛苦的记录。法国不仅战败，而且被肢解。征服者要求数十亿法郎的赔款——这是他的权力，最强者的权力。但是他从法国身上夺走了两个省以及住在那里忠诚于法国的居民。这是向野蛮的倒退。维克多·雨果愤而退出议会，因为议会同意在法兰克福协议上签字。而在辞职三天后，他亲睹了长子夏尔·雨果死于困围困造成的物资匮乏。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儿子的慈爱都受到了重创，可以说，正是在这几页痛苦的文字中，这本书才真正再现了活生生的历史。

保罗·默里斯

1899年9月15日，于巴黎

兰斯，1823—1838

我第一次听到莎士比亚的名字是在兰斯。1825年，在查理十世（法国波旁王朝的第二个国王〔1824年—1830年在位〕，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与路易十八的弟弟。）举行加冕礼期间，夏尔·诺迪耶（法国作家，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影响深远。1824年在被任命为军械库图书馆负责人后定居巴黎，并迅速成为巴黎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后来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军人物的一些年轻人，如维克多·雨果、阿里弗雷德·德·缪塞和圣-伯夫经常聚集于他在军械库图书馆的会客厅里。诺迪耶对歌德和莎士比亚推崇备至，因此他鼓励法国浪漫主义者应该将眼光投向外界以寻求灵感。1833年他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这标志着官方正式承认了浪漫主义是一场有意义并受人尊敬的文学运动。）提到了这个名字。

那时没有人严肃地谈论莎士比亚。伏尔泰对他的嘲笑就是法律；德·斯戴尔夫夫人已经接受了德国——这片养育了康德、席勒和贝多芬的伟大的土地；迪西（Jean-François Ducis，1733年—1816年，法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改编者。）处于胜利的顶峰，和德利勒并肩共享学术的荣耀。迪西成功地帮助了莎士比亚，改编了他的几部“悲

剧”，使他的戏剧在法国上演成为可能，因此迪西被看成是一个能把摩洛神（迦南人崇奉的神灵，以儿童向其献祭。）凿刻成阿波罗的人。那时候，伊阿古（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被叫做佩扎尔，赫瑞修（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被叫做诺尔塞斯特，苔丝德蒙娜（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被叫做埃戴尔蒙。德·迪拉斯公爵夫人迷人而又风趣，她曾说：“苔丝德蒙娜，多难听的名字啊！呸！”丹麦王子塔尔玛（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在法国改编剧本中的名字。）穿着冲锋的丁香紫缎子短袍，曾惊呼道：“滚开！吓人的鬼怪！”可怜的鬼怪事实上只能在幕后忍着，如果它胆敢露面，埃瓦利斯·迪穆兰先生肯定就要跟它好好谈谈了，别人也会向它投出自己抓到的第一块石头——一句布瓦洛的诗：精神从不为自己不信的事物动容。在舞台上它变成了塔尔玛先生夹在腋下的一个“骨灰瓮”。鬼怪是可笑的，这就是风格！不是还有人谈到拿破仑的“骨灰”吗？棺槨从圣赫勒拿岛运往荣军院的过程不是被称为“骨灰归来”吗？至于《麦克白》里面的女巫，她们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法兰西

剧院的看门人有自己的规矩。她们带着扫帚，怎么能被接待呢？

但我错了，说自己不知道莎士比亚，我跟其他人一样，虽没读过他的作品，但却嘲笑过他。我的童年跟其他人的童年一样始于偏见，人们发现偏见就在自己的摇篮旁，在成长过程中会稍微把它放远一点。唉！老的时候，又会重新把它拉到身边。

在1825年的这次旅行中，夏尔·诺迪耶和我靠讲已经融入兰斯当地的哥特民间故事和骑士传奇打发时间。有时我们的记忆跟想象混在一起，两个人都润色了自己的故事。在故事地理学上，兰斯是最难处理的城镇之一。异教领主曾在这里生活，其中一个送给女儿一块在被称为“阿喀琉斯的跑道”的玻里斯提尼斯河（即第聂伯河）河畔的土地作为嫁妆。在韵文故事中，德·居耶内公爵在去围攻巴比伦的路上经过兰斯。巴比伦跟兰斯非常相配，是海军上将高迪修斯的重要城市。正是在兰斯，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人（古希腊部族之一）派去见“司战女神贝娄娜的高级祭司”——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Tyana，约公元15年—约公元100年，希腊新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的使团“弃舟登岸”。在讨

论这次登岸时，我们为洛克里斯人起了争执。这些人被称为大猫，诺迪耶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是半人半猴的生物，而我则觉得这是由于他们住在福基斯洲（位于中希腊西南部）。我们在实地重建了圣勒弥爵（St. Remigius，437年—533年，496年为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施洗。）的传统风俗及他与仙人马兹拉纳之间的奇遇。香槟地区的神话传说非常丰富，几乎所有的高卢传说故事都源于该省。兰斯是客迈拉（希腊神话中，客迈拉上半身像狮子，中间像山羊，下半身像恶龙，口中喷吐着火苗，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吕基亚。）的领地，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国王们也都在此地加冕。

对这个地方来说，产生传说故事再自然不过了，当地的土壤十分适合，所以在查理十世加冕礼后很多故事就出现了。诺桑伯兰公爵是加冕礼上英格兰的代表，素以富有著称。富有，又是英格兰人，除了时尚，他还能怎么样？当时，英国人虽然在一般民众中不受欢迎，但在上层社会中却广受欢迎。由于不久前的滑铁卢战役的缘故，在某些沙龙里人们喜欢谈论他们，在前卫的小社团里，有人还建议法语英国化，因此，诺桑伯兰爵士在还没来之

前就在兰斯出了名。对兰斯来说，加冕礼是天赐良机，富人们像洪水般涌进了城里。来的可是尼罗河的洪水，店主们个个高兴得摩拳擦掌。

在兰斯，当时有一幢石头建的大房子，按路易十四皇家风格建造，带有马车入口和阳台，面对着大教堂，矗立在通往广场的街道拐角，现在或许还在。有关这幢房子和诺桑伯兰爵爷的传说是这样的：

1825年1月，这幢房子的阳台上挂出了“此房出售”的牌子，与此同时，《通报》上宣布查理十世的加冕礼将于春天在兰斯举行。城里的人喜气洋洋，房屋出租的牌子立即被挂得到处都是，最差的房间每天索价至少也要六十法郎。一天早上，一个外表完美无瑕的男人——穿着一身黑，系着白领巾，说蹩脚法语的英格兰人——出现在广场这幢房子前面。他见到了房主，后者仔细地打量着他。

“您想卖掉您的房子？”英格兰人问道。

“多少钱？”

“一万法郎。”

“但我并不想买下它。”

“那您想干什么？”

“只想租。”

“那就不一样了。一年？六个月？”

“不，我想租三天。您要多少钱？”

“三万法郎。”

这位绅士就是诺桑伯兰爵士的管家，他正在替自己的主人参加加冕礼寻一处住所。房主已经嗅出他是英格兰人，猜到他是爵士的管家。房子令人满意，房主开了高价。那个英格兰人，其实只是一个诺曼人，他让步了。公爵付了三万法郎，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三天，平均一个小时花了四百法郎。

诺迪耶和我都是探险家。我们在一起旅行——偶尔为之——时，就开始了发现之旅，他搜寻善本书籍，我探访古迹废墟。他看见带空白页边的《世界的钟舌》（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佩里耶〔Bonaventure des Périers, 1501年—1544年〕的作品。）时会欣喜若狂，而我遇到毁损的大门，则会心醉神迷。我们相互称对方为恶魔。他对我说：“你是恶魔欧塞夫（哥特式尖拱）。”我回道：“那你是恶魔埃尔塞维尔（荷兰古籍印刷商）。 ”

我们在苏瓦松的圣让德文思修道院探险时，诺迪耶在城郊遇到一位拾荒者，

拾荒者的筐连接着破布与纸张，而他本人连接着乞丐与哲人。诺迪耶在这个穷人但有时又是哲人的人面前显得很听话。当走进他的房子时，发现这位拾荒者其实是位书商。在书堆中，诺迪耶发现了一本相当厚的西班牙语书，七八百页，每页两栏，虫蛀得很厉害，外面的装帧已经不翼而飞。当被问到这本书的价钱时，拾荒者因担心出价会被拒绝而颤抖地回答道：“五法郎。”诺迪耶同样颤抖地付了钱，但他是因为高兴。这是一本完整的《西班牙谣曲》。该书的这个版本完整存世的只有三本。其中一本几年前以7500法郎售出。而书蠹正在比着看谁先把仅存的这三本吃光。各民族的人们——公孙贵族供养者——把钱花在别的事情上，而不是花钱保存人类知识遗产的新版本，《西班牙谣曲》，仅仅是一部《伊利亚特》，没有再版过。

在为期三天的加冕礼中，在兰斯的街道上，在大主教宫附近，在维德尔河两岸的步行道上，到处挤满了想要一睹查理十世风采的人。我对夏尔·诺迪耶说：“我们去看看陛下的大教堂吧。”

在基督教哥特艺术中，有句谚语跟兰斯有关，人们说，“亚眠的中殿，沙特